

5

T 3134/0810.P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8 1939

廣平縣志

信

漢書志文獻卷之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邑淮濱夏顯熒車修

藝文

疏

除大姦疏

與馬子聰

事申 林都給

臣竊聞春秋謹無將之戒漢法嚴不道之誅前代明徵
後人當鑒切照南京司禮監太監蔣珠守備重寄思寵
殊常粉骨碎身亦難補報乃背負厚恩恣為兇逆自到
任以來毒似虺蛇險如山川逞健訟而夔起大獄肆陸
暴而誣陷無辜比年言官亦曾論劾旋被撻拾連名降
調自此以後驕橫日甚貪穢無極百官任其籠絡萬姓
被其荼毒勢如巖石誰敢觸之而卽碎威如燄火
誰敢犯之犯之而卽焚意在警厥人心便於恣肆惡積

罪深如打死平民侵占官地私建馬船樓宇軍匠築壘
則包圍有主墳塋買地則掘遷故僧懺塔多占虛洲侵
漁湖泊禁奪小民衣食之路廣營宅舍環列如市潛住
各項無賴之徒其至鑿山開路走泄土氣惡何止於當
道之對狼行實同於負嵎之虺虎兇穢彰聞神人共怒
按之典法是宜決瀆率蒙陛下明垂日月灼見姦私奉
鑿前將宗提了問欽此中外騰歡臣民稱快為蔣琮者
以合輪情服罪引咎責躬却乃仍前跋扈便望徘徊茂
視朝廷拘提不就據此兇逆平日可知故今歲七月初
三日烈風暴雨卒見飄揚折板孝陵壇社并官私樹木
損壞坊牌城樓及官民房屋不可勝數訪之都城老人
皆云前此未見比之冬雷變不少減前志云衆逆同志
暴風將起為遠雷場不跳拘提之時有此烈風淫雨之
變此乃兇逆之氣觸天地祖宗之震怒而垂象以警之
也若不真之重法終恐難回天意臣切惟法者天下之
公法也一人所然法之何則朝廷重法令祖則朝野

三言 居父之室 事君之節 此其大者也 相率而
朝廷法之行則易此要言也 今時勢艱難 日久不統
兵人首吐舌 後則必之 自如其損朝廷之威重壞
國家之治體 亦不細矣 可視其驕惰而不處之與臣私
憂過計 謹請 陛下 聖慮 務本之意 天下幸甚 萬一
之後 依法處決 監 臣 愚務本之意 天下幸甚 萬一
儻蒙矜憐 職在貴 臣 愚務本之意 天下幸甚 萬一
豈憂 辭 滋 養 臣 愚務本之意 天下幸甚 萬一
亦當慮其 漸 臣 愚務本之意 天下幸甚 萬一
必自貴 廷 始 貴 臣 愚務本之意 天下幸甚 萬一
輕重哉 諸 葛 亮 曰 臣 愚務本之意 天下幸甚 萬一
又嘗聞 漢 武帝 其 臣 愚務本之意 天下幸甚 萬一
頭顱 死 罪 上 許 臣 愚務本之意 天下幸甚 萬一
請論 武帝 曰 法 者 臣 愚務本之意 天下幸甚 萬一
吾何 面目 人 高 廟 乎 可 臣 愚務本之意 天下幸甚 萬一
主至 親 許 其 贖 死 而 終 臣 愚務本之意 天下幸甚 萬一

黃平系心 文獻卷 五十一

萬里無敢踰越者時此法以維持之而不可輕廢也伏
乞陛下稽古用法大彰義討將將珠督送法可依律議
擬明正典刑庶幾追寒亂源撲滅兇燄逆折方長之勢
兩港消未至之禍本法今行而朝兵尊刑一人而天下
懼是以泄皇天之怒是以慈祖宗之靈變災為祥轉禍
為福誠社稷生民萬世無疆之休四方觀聽在此一舉
機會不可失也臣獲緣席材叨任言責立衆僧之地無
呼嗚蟻子之勢指權責之失有針也劍未之危幸陛下
矜亮而垂慈為資天地生庶之恩當竭力捐軀冀
補萬一髮而後已下員天威不勝戰慄悚懼之至

嚴用舍

馬子聰

臣惟用一人而為國事則中外交歡是為國事之際亦人心悅服之機
後用舍者良有以也

臣惟用一人而為國事則中外交歡是為國事之際亦人心悅服之機
後用舍者良有以也

蓋用一錢鉞則效尤者多殆恐奔競之源已塞而復開
寧不大壞名器而損政治之體耶人君開導使諫猶有
而後因言獲譴誰不杜口臣於任儀非有所私而惜之也
蓋去一任儀則結舌者衆殆恐言責之路已開而復閉
寧不養成諛佞而致壅蔽之患耶伏望皇上謹人才用
舍之道體人心好惡之公俯聽愚言收回成命奪錢鉞
之官以杜小人侍進之漸還任儀之職以
培直臣敢言之基社稷之福生民之幸也

開陳時務疏

明馬明謨 御史

臣惟是國裕民者聖主剛治之盛心也酌宜議處者臣
子敷濟之微忱也我皇上仁聖天植恭儉性成卽位之
初舉思蠲免其所以裕民者至矣而費用不敷加意裁
省是國之念又惓惓焉正待罪言職事必查理德意定
切仰承遠猷永之能識謹以地方且新經歷得於耳目
一查前朝及本朝官員惟

設官出所以為民而分職尤貴於得宜臣伏觀大明會
典祖宗帶制布政司額設左右布政使各一員左右參
政參議各一員按察司額設按察使一員副使二員僉
事員數不等而各率其職固惟其治初未聞有缺入廢
事之變後因事添設遂無定額如守巡兵備等官雖莫
非為民宣力而員數過多恆亦有之臣請卽江西一省
以例其餘江西地方十有三府惟嶺北道南安贛州二
府去省極遠且與湖郴副廣各洞諸寨相接頗稱多事
然止有分守參政一員而分巡兵備兼之亦克用又其
南昌湖東湖西等道自分守參政參議分巡僉事之外
亦無他設又除提學副使職專考校難以再兼而督糧
參議則亦兼理黃冊屯田僉事則又兼管鹽法水利率
皆併攝惟九江饒州南康三府總為一道地方相距不
過二百餘里且守巡兵備事屬一體職可相兼既原設
有分守參議分巡僉事而饒州九江又設兵備副使二
員清軍驛傳二道事尤最簡一官總之似亦是辦又各

設副使一員比之原額則參政參議各加多一員副使
 則又加多四員矣近經撫按會題以饒州兵備副使兼
 管分巡僉事員革視昔雖已量減而三府守巡兵備三
 員清軍驛傳副使未經題併視各道似尤為多况守巡
 兵備一官每年俸薪夫皂修理衙舍供應紙簡所費不
 貲官多民擾致虧國賦一裁革之間較之開闢監局等
 官所省奚啻百倍且各首增設之可革專設之可併又
 有不但如江西若合無勅下該部行各該撫按官會同
 查議凡守巡兵備督糧清軍驛傳屯田水利鹽法等官
 除額設險要必不可去兼管是辦難以自攝俱各照舊
 外其餘如九江道守巡兵備員多應裁清軍驛傳道事
 簡堪併者逐一題請赴此考察員缺通咨測補或以兵
 備兼管分巡或以分守兼管兵備而督糧清軍屯田驛
 傳未開鹽法亦相其職之便宜度其事之繁簡使令總
 局加見今兵充無缺姑待陞任不行銓補承為定制而
 且官多必得以勝任首之慮乎官不必

備政又而民以寧食之若寡家給而國自裕矣 一優
 軍士以太冗兵竊惟為國之通孰能去兵而足無之法
 則是食先焉我朝創制立法各省府州縣設立備所官
 軍設守城地遇警聽調而屯田不足又設存留以補月
 糧或當是時食足而無匱乏之虞兵足而無缺伍之患
 則其有資折衝可恃軍衛既不至為徒設養兵又無有
 於需費民賴以寧咸稱不擾正賦易供儲蓄日盛良有
 以也及承平既久右武不聞屯田之官雖設而豪強占
 種之莫清頑猾不納置之不究存留之糧雖派而有
 司以地運為急率視此為緩圖武職以率制為縮竟莫
 敢催討加以管屯掌印各官侵漁扣減終歲月糧僅能
 半給故精壯子弟率營運以養生老弱父兄至終身而
 不替其貧不能存者棄伍脫逃在軍衛則舍月糧之利
 不肯申呈在司道則為虐振之憑而莫之勿補存者不
 足用去者莫可追衛所名存而實無屯糧徒耗而無益
 清軍之官又始為虛設矣至於地方卒然有警督撫兵

備但以軍為不足用而不思致弊之由徒取便於目前而不為經久之計故情竒謀勇召募無時而兵餉行糧加派無紀蓋不特民苦於供而國賦因之莫辦殊不知軍之精勇非本不多而武衛之奮恆由善養誠能以其養兵者而養軍則脫伍者將思以就食精壯者皆樂為我用武勇既足以資敵饋餉無事於旁求一清理之聞而兵食之是有一舉而可以兼得者今無救下該部行各該撫按督令清軍屯田等官凡衛所原額軍士若干歲該月糧若干額該屯田若干歲收子粒若干即今有無侵佔不納脫逃缺伍務要盡法清查使兼併者盡行退給侵欠者悉皆完納逃亡者當即申呈勾捕而又按月支給口糧乘時操演武藝凡老弱不堪充伍者悉行退替而軍餘舍餘之精力精壯者又量加月糧以作其軍道其詞用而後計其數之多寡以為兵之損益將見蓄養既久則敵氣自生兵不必於多募取諸軍伍而有餘節不必於派徵取諸屯田而自裕民之輸納既省於

昔國之正賦自得專供恐其久而復弛也則又軍衛屯操軍政申明降減之條司道清軍屯田嚴行考覈之法使其守而勿失行之不倦則法可垂於永久刑可獲於無窮矣 一時徵祿糧以是正賦臣惟地方錢糧存留起運歲有常數起運固先務之急而有裕亦勢不容緩者各祿其餉是也使緩之而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何不可之有查得江西一省除淮益二府歲有常祿外郡王鎮國輔國奉國將軍中尉庶儀歲支祿米該銀八萬一千九百七十餘兩今各府祿米新封祿銀司庫備祿共歲派銀八萬五千五百八十八兩比之原額尚多銀三千六百餘兩又除巡撫南贛兵餉另計外江西巡撫各營官兵精兵常兵歲支月糧該銀五萬七千二百餘兩今扣革兵銀嚴氏田租共歲徵銀九萬六千八百六十兩雖分取二萬兩濟邊較之實支尚餘銀一萬九千六百餘兩夫實支既少則宜無手不足額派既多則易至於有餘不但各祿可以時給月糧可以不匱而數年

且得以餘一年之積矣。但各該縣官催徵沿襲已久起
 運固知當急而存留率皆息緩且各祿兵餉取給於司
 庫僅俸糧取給於府未經身任其責完欠略不介意故
 司庫迫於不得已那借別項錢糧以濟時急動經數萬
 希待各屬完解賠補而縣官憚於清查糧里任其完欠
 年復一年新者追併不及舊者奚復暇顧而惟正之供
 因而虧欠是以存留為緩而因缺起運之急也况小民
 既已輸納國用又不克濟則何益矣合無敕下該部行
 各撫按衙門今後會計錢糧除應該減派者痛加裁省
 以寬民力而起運有留非所宜緩者務要責令有司徵
 納以時稽考有法不得仍前延緩致令姦人作弊仍嚴
 禁該司凡祿米兵餉事干急緊各屬徵解後時有誤
 給者即指名具呈撫按不時察究不許避飾那移
 而正賦易完國有常盈之利如
 而止賦易完國有常盈之利如

清查

餉之充

額而處之數貴有稽考臣查得江西已奉裁革
 仍先年織造七素段疋歲解充員至嘉靖十三年奉
 停織折銀解部有閏年分該段三千四十八疋折銀一
 萬一千五百八十二兩四錢無閏年分該段二千八百
 零三疋折銀一萬六百五十一兩四錢除崇廣信一府
 原額身稅荒絲改徵銀兩抵解外有閏年分尚虛欠銀
 四千四十三兩二錢無閏年分尚虛欠銀三千七百二
 十四兩三錢不足部額之數議將奉有存留各色人匠
 四千六百九十七名工食追徵補解免派小民民生國
 用兩無所虧法至善也但為時既久查理不及今除逃
 絕影射是在輪班納價者每歲尚獲銀二千餘兩以非
 部坐定額率皆那移別用而折段歲入之數因以不敷
 及今若不亟為查處恐愈久而愈不可稽將來虛欠段
 價之數不免加派小民非民苦不堪則致虧國賦恐非
 經久之長圖也合無敕下該部行撫按衙門趨今逃絕
 影射尚可跟究逐一清查要見本府原額各匠若干係

某府某州某縣若干除果係逃絕無以次戶丁者明白
 案候外其見存捏作逃絕者責令糧里從實挨報出名
 入冊除已往拖欠班銀始准奉詔蠲免自今伊始將見
 存并新清出各匠總計名數照舊分班折納工價專抵
 虛欠段價之數不許仍前別項那移賦不特處補之有
 據即今虛欠之無虧而匠籍之有徵將來亦可免加派
 小民之患矣 一查扣存以集衆盜竊惟藏富於國固
 不若藏富於民而民力既輸非取以足國則亦徒矣臣
 查得江西一省徵派固有定額而扣存亦有常數如歲
 該農桑絹三千四百九十五疋二丈絲綿絹七千九百
 二十二疋一丈每疋派徵銀七錢領解止給銀六錢計
 扣銀一百四十一兩八錢甲丁二庫顏料價銀一
 萬八千二百一十四兩三錢四分九釐麻鐵料銀三千
 七百八十二兩九錢六分三釐鹿皮價銀一千九百八
 十六兩俱每疋價銀一百兩扣銀五兩而且麻鐵每兩
 發水腳銀一錢止給七錢想料每兩原徵水腳銀三

止給一分計扣銀一十六兩七十六兩九錢四分一
 厘四毫七絲自蠟價銀一萬一千二百六十四兩四錢
 每百兩扣銀三四計扣銀三百三十七兩九錢三分二
 釐黃蠟價銀三千二百八十兩除藤蓆水竹價銀一千
 一百兩共計銀一百兩茶葉茶葉價銀一千二百
 零六兩俱每百兩扣銀十兩計扣銀六百一十八兩六
 錢又每年領解四司料銀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四
 錢二分商稅銀三千二百九十六兩二錢一分調鈔銀
 一千五百四十三兩三錢七分果品銀三千八百十八兩
 二錢荒絲抵補段價七千五百三十九兩二錢歲派牲
 口銀四千六十一兩二錢雷戶銀九百六十九兩五錢
 遇解折色該銀一萬八千三百三十一兩五錢六分事
 例每年約銀三萬兩及南京派剩米銀二萬七千四百
 七千四兩綿布價銀三萬兩秋糧寧布銀六千零三兩
 夏稅寧布銀二千六十八兩二錢錢鈔銀五千七百八
 十八兩三錢四分俱每兩扣存水腳銀二分計扣銀三

千四百一十五兩七錢五分四釐以上各項歲計如有
 銀七千一百九十一兩零二分七釐四毫七絲在小民
 則原係額派而照舊輸納在司歲雖作正支銷而國用
 無補合無救下該部行撫按衙門將前項銀兩酌議計
 處即令見行取解以濟邊儲日後量為減派以蘇民困
 糜積少為多上既有裨於國而寬一分即受一分下亦
 永利乎民矣 一折解軍需以圖實用竊惟國之大事
 在戎而戎器之儲為急先該臣等為懇乞天恩憫念民
 艱清查特判暫准折色以濟急用以圖治安事會題欲
 乞簡皮竹暫令折色以濟目前之用經該部議覆係
 需例下可缺已議 一隆慶二年起照各邊出冊式以
 各 一造奉有 一議折等因奉聖旨是欽

大木敢

今臣查江西一省每年
 十九張每張價銀四錢一分
 十六枝每枝價銀一分九釐

光隆八毫通共該銀一萬八千三百三十一兩五錢六
 分四釐三毫又牌襖袴鞋三千二百一十副九分七釐
 五毫每副價銀一兩五錢共該銀四千八百一十六兩
 四錢六分二釐五毫又軍三民七額造盔甲勝刀角弓
 弦箭弓袋箭插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六件副共該銀一
 千六百八十一兩九錢九分四釐七毫一絲五忽八微
 九纖三項通共歲該銀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三兩零二分
 一釐五毫一絲五忽八微九纖以前年分共本折解造
 不常今該部議造本色蓋恐折解日久支用不敷誠有
 見也但各項原價之估不為不多而各處造解率至後
 時未免緩不及事蓋由積年匠役知其有利鑽刺包侵
 不行完細難圖實用今查司冊有領價已及數年而尚
 未送驗者有起解逾限十數年而未獲批單者有因花
 費無措領文到部棄批逃匿終無完納者有因催督無
 奈轉借送驗領給批文竟不赴部者至於到部上納則
 又不過以爛惡不堪抵充數目而入庫未幾旋即朽壞

求其精利而足用堅固而可蓄則千百之什一矣恐不獨江西一省為然而他省亦大半類此也臣愚以為精價既多則隨任召納甚易而包侵有誤孰若折解為遠况久則易壞而蠹爛無庸於多蓄又不若酌量盈縮而因時以製精之為便也合無敕下該部酌議將前項弓箭盛甲牌襖等項除隆慶元年始令本色成造解部外以後年分俱徵納折色依期解部或專官督造而製作務極精堅或召商買納而揀驗不容濫受至於庫貯既多則暫停造買使乘時預備既足以應用而不耗而無敢不弔又足以經久而不敝則不特堅利可以資敵博節可以裁費而匠役包侵緩不及事之患亦於是而永杜矣

一嚴提解官以清宿弊竊惟專官領解本欲以革侵延而期限不愆則國用庶得及時以有濟也至於積久弊生侵欺遂肆使無法以處之其弊寧不日益滋乎臣查得江西節年領解戶工二部本色錢糧官員其依限制獲批單固有而過限未獲批單者尤多今據

冊有之任已久而錢糧尚無下落者有移文原籍而賈虛文而家者有雖假家屬到官而人非正身贓難完併者有見家考察去官未歸原解錢糧曾否到部者在有司則催科加意而惟恐其辭之不及在小民則畏懼罪責而惟恐輸納之或後以此輩則領解既多為特復以恣肆無忌不行完納者良因初為利誘則以扣取轉及為受制而竟莫敢催促繼得倖脫則又恃倚隔屬未易關提而獲遂其是惕在包攬者則又以對證無人公行侵匿而至莫可欺誣使民雖竭力以正供國用無計以獲濟此誠積弊宿蠹所宜亟為釐治者匪設法以追提則侵欠終無完日而前無所懲後益無所警矣臣將查首出領銀已未轉消覓利積年包攬未經送驗已問官犯陳院萬州七等是行勒限完贓及去任已久并新經考察去官未獲批單人員造冊送部外竊思隔省關提之未易則原籍拘併之為宜而虛文回塞之徒積又不若就彼追贓之為便宜一省數年未獲批單積

至二十餘萬若通計各省其積數之多又可知矣合無
 敕下該部查臣所造送未獲批單人員文冊除見今在
 部上納始免究治其領解日久并新蒙考察原額錢糧
 未經到部投納者逐一查照原籍移咨都察院轉行巡
 按衙門嚴拘併贓還官起解照依律例問擬應得罪名
 仍行令各該布政司以後每季終務將解過錢糧差過
 員役所定期限備細造冊送部其違限日久者該部即
 行查處則原任之倖脫者原籍亦難以自存而隔屬之
 難併者按治不容以或違不特已經侵費者因其無地
 之可歸畏罪而急於賠償而方行領解者亦將以前為
 鑒惟恐或耗於有罪而轉泊包攬覲利侵欺致稽國賦
 之弊亦於是而頓革矣 一 亟舉要務以預遠圖竊惟
 理財之道固匪一端而要務之圖尤所當急臣前所謂
 汰冗員也汰冗兵也足正賦也補原額也集衆益也圖
 實用也清宿弊也四皆足國濟邊之圖在內之所當舉
 至於興邊方自然之利為經久不易之圖內帑無煩

於給民力得借以少紓民力 一 不劫發無時
 乞若民兩利則屯田之開種鹽法之輸粟實相因以有
 或祖宗之制所以致國計之日盈邊儲之日積邊民之
 殷富者率由於此則今日當務之急又孰有過於此者
 乎皇上即位以來科道諸臣悉多建議荷蒙嘉納議行
 而至今尚未及行者豈以事經久廢未易遽復而行之
 惟艱始有所待矣乎抑以多方計慮用自有餘而邊屯
 籌備之法無庸復試矣乎臣愚則以為計畫無處者此
 通變之直而興復屯鹽者迺經常之制通變之術僅足
 以收給於一時經常之制始足以永垂於可久况識之
 不早後將無及而反之不力終難克濟茲以歲用不敷
 東搜西括似無遺策矣而計其所得尚未足以償蠲免
 之半况歲入本虧夫原額而歲用又過夫常數苟非先
 事以預圖則臨時未免於無備欲賦之民也而民困已
 極欲借之官也而官帑已竭計將安出用何取給不能
 不為之寒心也臣願救下該部速再酌議除隨事圖畫

華濟時急時加勉行外仍通行逸鎮督撫兵備等官務
壽屯田之法若實舉行勉圖成效開墾罔有遺力屯種
不至遺利而又議復商人開中之宜俾其樂於輸粟之
利豐歉惟循夫常制學賣不困於久積則隨其所墾而
乃粒自充因其所輸而其利不匿給發可省於昔轉輸
得減於今而貫朽之積盈止之藏所以為國家億萬年
殷盛阜厚之圖
者端在是也

茶馬疏 其二疏

王世揚 御史

臣惟年歲有饑饉者天之行也先事而預防者人之為
也在天者不可知在人者當自盡故九年之水七年之
旱即免為被之矣而當時不開國有損瘠民有逃亡者
豈其能神施鬼運哉則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故管子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而澹臣買誦亦曰積貯者天下之
大命也蓋誠是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之不足

上者無是理矣今年臣奉命入關之初正值七
監荒歉之際雖經前監察御史赫議有銀糧及臣亦有
牛種菜及因之民未易遺蘇使凡一切蠲賑事宜臣又
不得已且為上請蒙荷皇上悉賜俞允一時各監牧宰
感戴天恩至有泣下者繼自今惟自營其生理全不若
於徵輸難亡者不可復生而奄奄未盡之衆則可漸獲
全安之慶矣然臣愚以為天下事罔貴救之於目前尤
貴防之於有素開城等七監舊積銀穀大約各有四千
餘年賸濟支放已完惟苑馬寺庫貯茶課銀尚有六千
其少矣慶民之家無終歲之積尚謂非計今乃以七監
人馬之多土地之廣而顧使無升合之粟毫忽之銀脫
粟天運不常更有方數百里水旱之憂其未死徙又豈
耶今日而已哉縱云多方駿處未必全無所濟然臨渴
掘井當病求艾亦均為不救之道也數月來臣為此朝
夕謀慮乃近日苑馬寺署印東路少卿兼僉事梁式亦

有此呈為謀食同事當必舉但今秦隴公私俱已困竭
臣衙門詞訟原簡贖錢更微即欲預儲糧草以備緩急
而財用詎之將安所取給哉臣查得三茶司所積茶兌
甚多在沈河則支二年有餘在西寧則四年用之不
盡况臣今歲招中茶引頗多可後堆積益廣平復一年
必致池爛夫其轉輸勞費皆長膏脂乃使之漸作炭塵
甚為可惜故先年御史胡季先後題爭減價給軍扣除
折色月糧開時人情甚稱便益今臣巡歷沈河西寧等
處亦嘗備訪民風大槩嗜飲起卒之性與番人不甚相
達寧可一日不飲食而酥油茶湯則無論貧富時不可
缺只以禁嚴價貴每每若之則減價出易誠人所樂從
而無煩強逼者臣又以給散太多商茶未免壅滯而一
時並扣軍力又恐弗勝已經押行各該兵備道查照先
年例事各軍出十分之一給散各軍至於價值則照依
舊例減損不許以新舊分數較量又必以半年期限為
限之月零田近濠各道查議前來雖中間處分各有何

異之可動茶機二萬籠約扣銀

萬兩以扣之數

臣查照監苑大小酌量分發如開城清平萬安安定四
監地廣馬多則每監給銀一千六百兩廣寧黑水武安
三監地狹馬少則每監給銀一千二百兩各以七分糴
糧三分買草雖十頭細束不敢預期然年既順成其價
必減每銀一兩姑以糧二石五斗草三百束計之則糧
可熟二萬石而草亦不下九十萬束矣財之各監責委
的當人符看守每年仍嚴加稽考以防侵月如累歲皆
豐則出陳易新開遺小荒則權為借給儻災傷重大如
去歲考則盡舉而昇之貧丁縱多亦不過如今次滿萬
是矣計每丁當得糧二石更加之野菜攪和則數口之
家可足半年之食兼以馬匹有草則牧養有需若日逐
十例損納有如今日之甚者臣知其必無矣第零扣軍
糧為日頗大而糧草價賤惟在秋末冬初若候前銀扣
完恐或時過難買合無容臣於陝西行太僕寺并平涼
府庫貯見在地畝朋合銀內先行借動一萬兩發苑馬

寺分路少卿督同各監官員趁時糴買候月糧扣足之日照數抵補其一切經手員役但有因緣為姦玩忽從事者或參或拿聽臣照例處治事完將動過茶籠扣過銀兩買過糧草各的數造冊奏繳清冊送部查考斯則摘山之利不獨易充廩之良而積剩之餘猶足為救荒之用有利於牧而亦無病於軍惠溥於人而亦不費於國以臣愚見似無不可為者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可採速為復請行臣遵奉施行其於國計民生亦未必無小補矣又曰臣叨領陝西茶馬之役於本年二月終始抵鞏昌維時風霾日作雨澤未施民情洶洶將謂復如舊歲幸而春夏之交霖雨時降土膏滋潤東作幸與稼穡方苞西成可望一時地方諸臣莫不喜色相告謂為大有之年農夫之慶矣奈何甘澍普矣而意潦不休嘉禾茂矣而嚴霜早隕遂使來麩徒有粘穞而顆粒未堅黍稷雖已敷榮而口味不足故米價猶不

廣濶縱不能千斯倉而萬則箱亦何至仰無事而俯無

奇也迺該臣巡歷平涼苑馬地方乃沿途所見則有大可傷者頽垣敗壁跨邑連村白草黃沙漫山遍野近水之地猶或能耕而遠於水者則未全芟柞負郭之田猶不至廢而遠於郭者則盡屬汙萊蓋緣流移之衆未盡歸還而土著之民又無力量故耳夫草田多而辟田少雖無水旱之災且謂饑國之野况乘此大荒之後乎於此而不為計焉則朝廷賦稅何所供生民衣食何所出元氣不益索闔闔不重困哉顧軍民之地猶有職軍民者任之若監苑之田非臣任之而誰也隨該臣牌行苑馬寺會同東西兩路即查各監荒田見有若干或官為代耕或召人佃種中如牛種不便作何處分即使借銀買補見有何項堪動借過銀數何以令其補還若地已有人承種而本名牧軍復業者另有何地查給逐一計議停妥以憑詳奪施行續據該寺卿兼僉事岳凌霜會同二路少卿兼僉事梁式王廷議稱各監荒蕪田地

開城廣寧黑水安定四監尚未查明惟據清平萬安武安三監查復前來已有八千餘頃荒廢如斯委應開墾但牧軍領地原有分疆今雖逃亡而本各固在貧丁僅能餉口既無餘力開耕甯空慮啟爭端又不敢輒行承種牧地之廢大抵皆此之故也為今之計宜備行各監將各逃亡弁見在貧丁遣下田地盡數查出先令見在牧軍與夫有力之家各遞坐落四至認狀任便開耕餘者許召軍民承佃仍取籍貫領種其監某營某詳其牧軍所遺荒蕪或山峰川地各若干頃由認狀附卷以防姦欺一年之後方照牧軍一例養馬如本牧復業者不拘年月久近不許告爭但赴本路告明行令各監官另查餘地撥給果無餘地填給方許於原地內量撥三分之一安插其地亦承種八戶每十畝官仍給穀一石以贖其銀列之券以候一年以外議令照地均養馬匹若附近軍民不行告路輒敢乘機混種希圖侵占者許令該老人等不時候查指名呈告即以侵占官用律例究

然前地甚多牧力有限若見官不為協力未免仍至拋荒仍乞借給官銀二千兩分發各監掌印官今冬先行置買牛種俟來春播種之時將無人承種地土備查其營某營仍有若干可種牛隻若干籽種若干估計明白冊報本寺路費實印各監官督率僻老人等極力開種秋收之後先將前動官銀照數勒限追還剩餘雜糧五分上倉備賑五分并紫草給賞種地之人次年官銀還又糧石頗多則以六分上倉四分給賞儻有復業牧軍先備此地撥給至於貧丁情願種地若無牛種者許開闢其地限并坐落去處鄰地姓名及應用牛種銀數同群老人等保結告路批監查明亦為借給秋收止追原領官銀不必分外取息如此則官民併墾力量有餘雖不能盡望成熟必不至拋荒如今日矣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况各監之地養人於斯養馬於斯納餉亦於斯比之軍民猶為喫緊故欲修牧政必墾荒田荒田不墾則庶務皆廢即朝廷之蠲

宜常施縱臣等之撫厚竟亦何益兼以沿邊重地坐
致在荒意外之尤不可測者此墾荒之議修牧政亦以
實邊地誠今日之急務而不容緩焉者也據該寺會議
似亦停爰臣不敢別生意見以致難行惟是借給牛種
一節則苑馬寺無堪動者臣查得平涼府庫貯尚有支
剝椿明等銀臣請於內借動二千兩不敷之數再於附
近處所奏補然人心易於玩愒而為治貴在力行若不
立法責成抑恐難臻實效合無仍容臣嚴行各監掌印
官令其查照前議悉心經理不拘官種牧種但能墾墾
數多即為盡職臣隨時查勘的實不妨專跡薦揚僅遇
三年考滿之期果無拋荒田地而馬又蕃庶者量加賜
俸以示激勸即有陞遷事故等項亦須將領銀兩申詳
交代明白或田未收獲銀尚未還務取群老種地人等
并代官其結方許離任如或因循怠惰致滋別弊或寺
路之舉或臣訪出輕則戒飭重則論斥至於寺路堂官
歲三理九宜嚴加督率 按月發文稽查或不時親

歷時勸務須竭力從事以為監之倡若慢不經心殊
鮮成效亦聽臣於復命之時查其平日履歷何如併為
酌量議處此則人心競勸而趨事為勤庶地利盡開而
收成亦當牧軍無饑饉之慮匹馬有芻牧之需七監將
不得為富強地哉乞敕該部再加查議果臣言可采
速賜施行則所裨益於牧政者或未必無萬分一矣

起用言官疏

王世揚

臣接得邸報該吏部題為缺官事奉聖旨是蔡時出原
有旨不許朦朧推用如何又推他該司官姑且不究以
後降滿官員奉有前旨的還另本奏請定奪不許徑推
欲比先是時偶嘗自典史量移刑官荷蒙天恩已賜命
免乃於今茲之轉忽塵明旨切責仰窺聖意或者欲其
存陞即請耶臣初猶謂皇上戒將來耳乃近日始知時
得未陞也時問一人不足言然國體人心則殊有關
用是輒忘忌諱少効區區惟皇上寬臣之罪使得盡言

蘇臣惟有犯無隱者人臣靖獻之義納汗含垢者聖王
 覆載之仁况皇諫係朝廷耳目之官忠言為國家致治
 之要即和顏而受虛已而求猶恐人懷顧忌莫肯輸誠
 况聚以謹謫之威而又重以藏宿之念其何以來天下
 之善言明王者之無私往歲科場有籍數多皇上問行
 懲創此誠沮抑僥倖慎重賢利之德意也時時不違聖
 衷妄有陳說狂愚之罪固無所逃至謂朝廷之舉動貴
 在推誠天子之聰明無須發摘則似天下人心之公也
 也當其時皇上既於冒籍省罪之矣儻又於時時而過
 聽之即不聽而始賞之則善善惡惡並行不停而皇上
 至公至仁之心不將前無堯舜哉奈何昔既降之邊
 今猶介在聖懷而不許徑推之旨且者為例夫言官以
 言為職即得罪不敢辭乃中外臣民得無謂皇上之不
 廣乎比年以來如石星海瑞鄒元標等大小何嘗不
 餘臣皇上或起之田間或擢於行伍相繼登用不悉
 捐寧非以端人無負於君讜言有益於國哉顧今適

之言猶多觸忤之罪豈以直於昔者為忠而直於今者
 非忠乎不然向前後之殊情而賞罰之異軌也人臣惟
 惟忠義不愧賞不畏禍者始能於死生去就無所吝
 其餘則無論死生即一階半級亦未有不以得失為欣
 戚者今時時所言一不當而聖心不釋者遂越兩年竊
 恐凡茲臣賤舉凡為賊即有忠讜至計亦將緘默取容
 孰肯甘觸雷霆之威自塞通顯之路哉方今四方水旱
 異常百姓死疫無算竊意皇上即下詔求言亟圖修省
 猶恐天未悔禍變難遽弭乃復取敢言之臣而念其舊
 過則感格之謂何且自古人君載在史冊班班可考固
 未有受諫而不改治亦未有拒諫而不召亂者皇上試
 一念及能不惕然靡寧耶潛銷忠直之心漸釀壅闕之
 患臣以為皇上即其惡時時亦必不怨於此矣語云興
 王賞諫臣又云主聖則臣直臣嘗誦之以為名言今以
 聖人在天子之位不惟不賞諫而猶有餘憾焉則何以
 今天下後世是哉此臣之所以不能已於喋喋也伏乞

皇上深惟國家之計俯念愚戇之無他將時闕新陞
職銜曲從該部所請以後一切建言得罪諸臣既經請
罰悔悟必深仍容照常酌量推用庶官圖報之心益
加感奮而聖朝寬大之體直等高深矣臣愚不勝惓惓
祈懇之至楚人陳繁曰余結髮從師說准西山真氏以
文章之岐二而各相為用也近讀公諸議草纚纚動數
百千言慷慨詳縝斐然其無罅不啻水之建瓴下積石
也何嘗不舉叙事議論辭命融而一之彼見岐而三者
誠慨近世駟六儷四之倫以粉壁綺縠為事者耳於天
下事矣佛哉至所論廣君德維士風勿使持論之臣坐
涇鬱一何忠愛懇至也若策秦儻盡端或披民隱拓蹊
說之地權茶課馬諸掌上簿之導利塞弊舉鑿鑿天下
大計吁都俞喟彼豈有意文乎哉而六籍竟
莫之敢先斯某之所服膺而願為後者也

論曰宇內不朽之業立言居一焉然士君子不幸而

獲伏櫛茅著述明志有裨世教亦足愉快若夫致身
道顯事關朝野處得為之地鼓敢言之氣如諸疏者
得不讀其詞以想見其人乎或曰真趙開文多勁直
雄渾近古蓋風氣使然也後起者宜知與則矣

書

與太原張偉論高允書 元魏游雅

夫喜怒哀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
洪量福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
見其是非愾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弱柔
其言嘖嘖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靡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辨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與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論曰不關風教雖工不歸於道素不相下而噴

噴噴噴一廡蘭之風焉可為備要之戒矣

記



獨

古蓬州之域春秋時元一畫之地殷華建直不增割始其時其人無所密學日始畧之我朝龍飛之初應天應人授之於朝密學之於康莊而司委執事矣建今九十餘年寰宇寧謐良物阜康基圖鞏固紀綱以之而修明法度以之而振舉燕及天人而昌厥後者至矣方今鈔錄大寶繼體守成不視治玩安而保治之心倦倦也當萃聚之盛而不逞寧處不以已計而以民內則斷之於已外則咨之於臣俾寄民社庶職實壻實壑燻一時之勞而追萬世之逸也時則有山東膠州何公崇來知邑事持身庶謹聽政明決勞來還定而後者以介無厚休息而困者以蘇營作之始繚以周垣次及門池役始於成化丙戌之仲冬功畢於明年丁亥之季春頃覆者於焉而完固狹隘者於焉而寬廣其東西南皆未有參與樓也今則發券情樓煥然一新大勢嚴正更

以得節制瞻望池位峭足以望消滂穢碑側據忠不盡
委任又有二尹于公聰以協俱之幕賓趙公智以贊助
之民且樂道其事而無怨痾之聲孰不誦其處置時宜
而成功之速也蓋以上下相體故天下雖大治之在道
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徇其末者其事殘迫而易窮得其
本者其效宏博而難極既教之耕食鑿飲以厚其生為
之築城開池以衛其危而保民之意切切也豈非有開
端正始之治而後有流行發見之功也哉記之以張其
盛宜也成化三年
四月既望鐫石

重修關王廟記

張學顏

河書肥鄉

國初有關王廟三楹中塑神像廟建之由無碑可考
久傾圮屢加修葺規制僅存嘉靖戊午鄉進士賈淵泉
加彩而題額焉禮久復為風雨剝落會鄉民賈遷感妻
與伊應魁等議新其制與士人劉彰章請邑侯宋

公狀其事公欣然許可而直書于為漢朝聖美無萬代
正直神建修廟祀就日不宜遂為士民倡各輸不料存
瓦自運利下經始於萬 戊寅告成於是歲六月增置
拜殿三楹與廟制稱四壁廣以垣墉恢宏壯麗視昔大
以觀矣時淵泉象嗣少淵以司湖家如樂觀其美捐俸
助工購石祠碑川壘不朽余於少淵世好因持狀以報
余余先人事王最虔王余素所欽仰者敢以不文辭余
關氏蜀漢故將軍也漢室式微姦臣竊命或嘉瑜蒙
之革依操附權爰謂雲龍之會思以希世取龍附不隨
風而逐波矣王獨使義持節秉心寒淵歸依帝胃恢復
漢家雖智如操謀如權一切想見風采而不敢輕動以
快其秘是英襟壯略真可突群姦之膽而植類播之葵
倫至如日任天上之言求燭遠且之行封侯加漢之心
忠義純正不啻烈日秋霜超軼三國人物萬萬矣惡敢
與較雌雄哉世謂王止於勇武而不及忠智意靈獻之
李王綱解紐天下築驚虎據吞食王獨不怨背棄同心

孔明勸力為漢即不幸抱志以終而千百世起懷忠之
思者遍海隅豈直勇武云耶是工在漢為名將在天為
助神古以勞定國勤事俾忠者祀於人氣霍宇宙聲橫
風靈浩然於上下之間者祀於人夫王之獲祀宜矣矧
燕趙之區素稱慷慨王之降靈為獨先是以不直名邦
焉爾未祀彈丸下邑亦肅然起敬矣尼父曰君子義以
為尚孟軻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王之義氣無愧孔孟
之論今之樂於趨事駿奔以終事王之誠亦義之在人
真不泯氣之在人真常伸耳不然吳魏五墟或嘉瑜蒙
昔煙飛塵散王之英靈獨昭昭不亡亦何故哉予故述
王得祀之正表人崇化之心登諸石
若輸全効力載在如陰於一不其新

屋建保障樓記

侯廷訓 吏部主事

夫設險守城不虞之義哉一邑圖之冠子對以上費無所
於其容據視四周指邑民是例房舍謂曰是奢僭多矣
昔則方由少民會公稅皆則則二蓋用亭去兵可也人
其餘則與劫乃昧廢施至違禮法無畏而於靈臺三來
之義若罔聞知蓋教之無素故耳誠使移彼以與此去
舍以與我愚乎不可况城守厚完惟曰保障自民而言
則固其所以依道使之自公家而言則下供上役其
亦固然矣在明好義好禮則易使惟爾長民者之責也
冠子唯惟而退經之營之庶民攻之玉閔月而後告成
其城東舊門一撤以新城城高凡三丈有奇重簷複檻
屹於於宮省之陽四角亦樓各一區列峙壯麗自得威
遠也於於乃書告於於且議補其樓曰保障以
無意於教於於綱目於漢必長安一事特筆屢書以迄
於成君子謂與宮殿宗廟書成不同或貴與慢皆譏而
成之書則以其有愛民之心有勿亟之意深與之也人
我規川先生使車所至百度惟貞其奉行救青固不特

博視城池并嚴禁奢侈二事而已然一樓之作實備二
事之修以垂衆善而卽此二事之修則可以例其餘因
一邑之小又可以觀列郡是吾北畿之監司守令所以
慎憲省成用贊聖明率作興事之風者誠先乎天下矣
然則予於斯樓之成何辭於記哉遂書
而刻之石嘉靖辛卯八月初七日立

修儒學記

陳鏡

山東 副使

學校之設昉於虞周中更治亂有廢有興至我
朝益備所在總以憲臣分設師儒廩餼附育等
建教誡有法皆所以作育人才培植風俗計也
而世之知所愛者則少矣廣
歲久滋版弘 辛酉 陳鏡
縣守首張文 縣丞 縣學 縣學 縣學
縣學 縣學 縣學 縣學 縣學 縣學 縣學 縣學 縣學 縣學

齋以南各為號為茶房正為儀門為大門堂以開記
者凡四十有八卽儀堂為饌堂為饌庫火成殿禮前
知縣吾君應麒所建并兩廡兩門則皆因舊而增新之
以重祭祀之器鐘鼓之懸肄射之圃教官之宅煥然
一新新舊迥以少計者其修八十其廣二十有五其外環
以崇垣櫺植望之赫然而廣千之學遂為九邑之冠矣
亥復功以成告寓書請予為記予惟天下之治亂係風
俗而其機在學校學校廢弛則風俗日以敝而厲階所
由成此流俗之所不知而君子所深憂也顧君子此可
謂超然不凡者矣然則廣平之人才風俗將不自茲而
益盛乎若之作縣予弟亮之方守是郡廉勤有為受知
最深善政之及民者甚多修學其最顯者君名燁清才
粹學端冠知名甲子春應風憲召旣而以年
界授南京吏部主事獨詣達到蓋未可量云

葺舍記

申

溪人 安陽

丙辰夏予承乏茲邑既至見官舍庳陋不堪棲息嗟異
前人相沿至此可以為難矣陰有拂衣之志父老覲予
裹之不釋也約乘予公出為撤其甚者葺之予素重興
作且慮功未及民而首業舉怨力止之不可僉曰往賢
如某公不需治成而速遷又才如某公亦灰厥初心而
逝去要皆身之弗安計之中變也我民望公之末久矣
寧不慮公之亟去乎今日之舉將以留公也予喟然曰
有是哉君子固不求安在念亦未有拂鬱其身而能
畏布其志者夫遠嬾者因陋畏難者積廢獨弗計長更
數遷送迎煩勞因絲漁獵之弊乎子來之義三二子良
亦勤矣闕月正寢異室告完乃迎母就養殫我心力以
回去志者非以此耶明年丁巳中堂書室亦成其諸欲
圮者以次及之規制不殊而氣勢改觀矣歲積事舉民
既諒予之心予亦信民之志壇宇學宮亦漸興葺出無
留剝方無妨病掌餼者不尅稽促者克敏雖經營於一
而使嗣來者適其心不後其志無其才融以錫民康

宗設官祿以養之有常秩矣居以安之寧獨無品

知肅神造上又非可以仍貫苟止也故當官者苟靖
位不私其心雖高堂聘食民亦弗疑者重於形迹之
而苞苴之念弗替焉雖敝車羸馬誰與信之是與
作亦政之不可廢也因記之壁云嘉靖己未春直

修城隍廟記

馬明謨

御史

郡邑與政故若城隍爰設幽必有神以主宰之而庇吳
衛國是乃守令相表裏雖祀典不載而禮緣義起因代
率舉者我朝應天繼辟法古為治今天下郡邑悉高城
深池以圖保障於神尤新命而秩祀之欲其防姦禦侮
捍患弭災凡民人淑慝政治臧否即昭顯靈應所以祐
黔黎飭典牧者於化理尚有助焉稽古廣平趙疆為郡
為邑代有更襲其城郭隍池創始莫可考廟宇則肇自
洪武壬子至成化辛丑邑令紀公方改作之迨去歲庚

千幾復百年頗就頽毀邑民張平等願鳩工力以修迺
白於邑侯別公公義其舉曰俞遂于日興飭廟寢門簾
帷幕青像咸與維新煥如儼如可以綏神可以崇祀可
以聳人之觀瞻而肅人之心志也越三月工用告畢余
與淵泉業已遵制褒書扁矣今歲六月邑庠劉子有在
復申其事請余為記余惟神本無形與聲而感應是於
影響故易昭設險書重亂民傳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是
廟像宜崇而至誠實為感格之本享祀宜虔而勤郵民
慝始可以答神休而不愧也茲之美輪奐綸采色廟云
飭矣苟罔懲其侮時謂弗欽弗靡德惟口不亨慢神
之罪將誰諉也展謁有常祭祀不失禮若供矣使淫刑
以逞則怨讟攸聞黷貨無厭則穢德昭著黍稷非香神
其吐之曹民之譴如之何能勿置耶此神人一理吉凶
不替又通幽明之故者所當服念也因諺焉

六年春月
望日五日

漢壽亭侯廟記

馬子聰

工部
事

漢壽亭侯廟在廣平縣治東嚮巷北昔宿相傳曰國初
已有之為祀百派浸莫究所祠之類暨今歷年滋久
就而觀邑人崔廉盧其側日夕瞻顧久動於衷毅然欲
撤而更新乃謀於義官梁賢李凱等自有司俞允詠日
興工梓情胥願有積者輸財無積者効力比百工匠各
呈其技而殫其巧甫踰年故者新毀者完棟宇聳飛像
貌煥赫闐闐嗟訝寶登觀瞻蓋經始於 治癸丑而落
成於甲寅也廟既成持幣於子聰記之俾繼諸石噫子
聰亦邑人也少嘗憇祠下仰其神之靈而愍其廟之古
蓋有年矣顧茲義舉是亦情素安敢以疎陋群竊謂記
侯之事跡易明侯之心志難且侯以萬人之敵奮於靈
獻王室湯桀之餘早有大志爰請左氏春秋所交皆豪
俠羽豐元德艱險不避周瑜相為熊虎之將劉襲服其
勇冠三軍其跡詳在史冊不待記而後明至於心術之

微實不容以不辨也何則炎燄既熄群毒憐亂當時豪
傑類圖便利國統正間誰判事屬侯處其間知元德為
漢室之胃曹操為漢室之賊也獨明去就之義而必欲
興復漢業故下邳之敗寧忍一聘之辱而終不附曹白
馬之勝寧謀千金之賞而竟不肯漢李之督荆州降西
郡大破樊襄感震華夏向若假以歲年則歸魏吞吳如
探囊中物耳惜天不祚漢使蛟龍失雲雨為吳兒所困
功難未成名則正也或者論荆州之禍雲長以短取敗
呂蒙之略甚奇也列不知蒙乃昧吳蜀結盟之故恣自
剪爪牙之非舞小人之智而失同仇之義略固不足言
短亦未可議也不觀先正云看雲長須知看他與先主
孔明以興復漢室為已任一片忠忱對越天地即是夏
少康以一旅祀夏祀天之本心也後之君子當審其心
不當以成敗利鈍言也或又譁司馬氏作遺鑑不辨其
間謂元德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跡遠不能與
世數又謂以魏漢氏之遺統出何以竟變其宗請一

古也蓋觀朱子作通鑑綱目編年氏以
乃大書其武之號繼建安之後且其詩曰晉史
後賢合更張世無曾連子千載徒悲傷此則專
統制魏為篡賊也明矣參稽遺編辨析公論侯
以暴自於天下後世而無憾矣是宜去侯逾十
稟稟如生至無誠不裕有禱即應而享廟食於

重修伽藍殿記

王昂都事邑人

無疆也豈
無謂與

梵宇之興森列于天下殿前各置伽藍護法諸神為之
侍衛蓋其制然也廣平之平固鎮有寺曰崇福肇建莫
能何時佛殿前後各三楹規度亦頗嚴整獨伽藍諸殿
未備為缺典焉至治丁卯有僧悟能撰前殿左傍

建伽藍殿一所迄今垂六十餘年風雨頽折敬待莫理
 會妙恐其日就于頽也乃慨然以興廢為已任于
 是矢心協謀化下鄉者之尚義者各施貨貲計足鳩
 即鳩工營材大加修飭更塑古像數一一新殆為本
 增一偉觀是經始丁亥辰春正法三五月而底績
 為記余竊竊之釋氏所謂伽藍者非漢壽亭侯乎侯
 靈炳耀載諸祀典固天神也乃今崇以王且帝號矣
 何有于伽藍祀更有專祠矣而何列于佛寺茲制
 燻于裴焉者雖然制固各有主而成業甚不可壞
 伽藍有殿固前人之遺規累世之定制也當茲地壞
 餘而得若人以修葺之則起散為新金碧交映而以
 休烈以發觀瞻將者有賴而何暇過責也抑僧贊
 慧守法持公先是佛殿之增修門宇之剝立似有成
 而祖師一殿又將為之就緒云余故嘉其勤而為之
 記

鄉約亭記

知州邑人

引興之問之初躬彙明倫為善等書以砥礪世風慮
 理遠思夫愚婦孺于省悟復制聖諭頒布天下今所
 有司伴木鐸聲諸閭閻以為興善作德之具其藝不
 聖化日新二帝三王之休風景運殆與之彬彬然矣
 天子尤以仁孝率下復申重聖諭一時縉紳凡有民
 之寄者爭相効勞思以補其不逮我兵寇見吾陳公
 聖諭詳為註釋演為歌章令所屬有司各立會所選
 備頌十文約之正副朔望講舉伴鄉民環而聽之其良
 法美意深副廟謨非尋常效職可比吾民慮歲久事
 俗隨時變歛刻石以圖不朽予叨為約之司正乃謀
 諸侯李公李公忻然允行即于邑之東郭講亭四楹
 而傍八楹前東西復備義舍八楹立石于中以記其
 至小學等堂亦擇地次第舉行使朝廷作德圖化之
 意公體國膺民之念昭乎百世后之為吾民者本其
 論知有所自慕其德化知有所先無負乎盛世君臣
 圖治之心則此亭此石于世有補豈曰觀美也哉

善政記

前人

凡牧民之道有二一日興利二日除害三日得民吾廣
 平昔為樂土今頗衝散前此尹于茲者不能盡述近若
 顧之英敏施之嚴毅劉之果斷鄔之寬厚雖操持履歷
 之不同要之皆一時之選也嘉靖丙辰河南申公以安
 陽世科來宰是邑方下車即為之植田疇以厚民生教
 樹蓄以裕民用且歛不違時賦不迫急其為民興利如
 此邑政有不便于設施者力請于當道而更張之姦吏
 有不利于小民者必置于刑罰而亟去之務進姦貪進
 良善其為民除害如此及公之久于茲也深仁厚澤滄
 那洽澆黃童白叟歎曰此真吾父母也相與建祠肖像
 以事之其得民心又如此兼是三者雖古循良何足以加
 諸公之逸安州也懷永圖者恐其棠有剪伐之虞

論日記以祀事為民井城池身心德政表

重奕而寺廟之文刻焉夫亦昌黎送文暢意也

表

運使馬呈書墓表

張學顏 兵部書事 肥鄉人

公諱圭書字汝維洛川其別號也大父子聰成化丁
 進士仕至工科都諫每疏人孝廟嘉嘆悉見施行今論
 百年後坂無譚乃樂進慕之父偉任直隸沛縣教諭以
 公貴贈奉直大夫生子三長呈圖次即公次呈學生員
 公生而穎異十神秀傑潛心理學試輒高等贈公曰繼
 先人業其在子乎中嘉靖丙午鄉薦明春丁未舉謂當
 聯捷春省符都諫科名乃隻試弗第乙卯母韓宜人卒
 居喪盡禮鄉閭士民咸稱其孝服闋念贈公歷春秋高

憲懸膝下難於謁選贈公屢促之公勉從嚴命初授河
南南台縣地齊民頑素稱難治公至即懲巨憝於善
修廢政節里甲百姓翕然親之上官檄獎者至四贈公
平公躡踊奔訃邑民泣送不忍舍公居憂執禮斟酌
制制建祠堂三櫛定位次獻享節度皆可為法制起補
山西孝義縣民悍多盜公治以嚴明邑人戴公無其南
召上官七旌其賢期當入覲所費俸金外盡革徵派里
甲風弊政方報最會晉陽造警與縣被鈔掠居民逃死
略盡朝廷從中丞萬公恭請調公在撫孝義士民攀留
如失慈母勒像於石以祠之公至興郵殘傷招流移修
學校練武備民始有更生之望萬公以不負所舉又特
疏薦之總督王公之誥因大同逼逐邊徼前令處置失
宜取侮強宗素知公庶幹又奏改大同縣與邑士民皆
公不得相率建生祠望去思碑以紀其德政公心大同
以心信取軍民以嚴懇待藩司上下傾心宗儀以手
嘉其治邑稱

表政大夫母韓氏太宜人封配霍氏宜人銓部以
勞績為工雲冠陞督都戶曹員外郎管揚州鈔關蓋
平積弊國課既完而商民稱便癸酉陞郎中入京表賀
秩滿給尚部院俱考上加贈公為奉直大夫母韓
氏太宜人配霍氏仍封宜人後大同府缺守舉謂非
公不可遂擢知大同三雲土民聞之無不喜其來而嗟
其晚公至清白持身勤恤溢事每歲綜理互市錢糧以
億萬計既不輕裁以啟變亦不濫予以恣欲故畏感懷
其帖帖然奉約束惟謹藩府祿糧必以時秋毫無所私
以有干紀者繩之不貸宗儀無不感畏已卯冬當入覲
以邊部留任明年秩滿當給山撫按謂互市料理不可
一日無公又上疏請留其優考達部限於封制不得再
承請命自莅任以來當路諸公爭相薦揚前後十六疏
屢蒙賜金幣皆二千石近且所去者辛巳冬陞福建
參轉運使聚為公榮公獨嘆曰以時之運成功者退吾

四任劇邑以至居計曹守雲中幸聖明在上疆圉謐寧
亦可謂名就功成矣是尙可恃寵利而不求退乎遂上
疏告老章敷上天子念公久勞邊方準以新銜致仁公
歸閉門養靜非公事不見有司丙戌春天子追念公功
仍遣使賜金幣於家時家居已五年猶承恩賚如此真
曠典也若有清慎勤三事錄丙戌二月偶病遂不起朝
奠一子朝夕侍湯藥憂形於色公曰燕秋歸恨人老返
真此必然之理也矧吾官登三品不爲不貴年邁七袞
不爲不壽且有子有孫萬事亦足吾將逝矣爾其敬之
惟忠惟孝勿虧爾身勿辱我先人嗚呼敬之於是正衣
冠端坐正寢色不變言不亂而逝余嘗考同郡先達甚
重廣平少司馬都諫二公公紹其業與侍御可堂並稱
濟美子鳴朝鳴薰學行俱優行登第聯芳以光祖考公
返九泉亦可以無憾矣余居廬莫能往吊謹錄其行實
表於墓隧俾後世
思公者有所據云

王一烈 曲馬人

乃庠生進之配贈御史人慈之母御史明諫之大
也御史介子壻鼻微言于不佞爲表大母之墓狀云
大母之父珮號玉吾母苗氏大母其季女也七歲失母
事繼母潘至孝玉吾公益鍾愛之慎爲擇壻聞大父與
門公穎慧有文以乘龍期之時曾大父虹橋公自顧薄
田僅三十畝何敢望子焉之富而玉吾公云季女所歸
必能大其家門戶矧有佳壻貧非所憂也遂委禽焉大
母于歸年十六即勤操作以肅雍執婦道不挾富以驕
其壻自母家悉以奉舅如早夜篝燈佐大父學有雞
鳴風大父疾虔禱籲天願以身代卒則願以死殉時年
方二十有二遺孤二人豪甫四歲人慈歲餘舅姑云吾
先不暎日者惟二老身與二孤耳二老身以婦爲子
孤以母爲父胡忍棄之以輕殉子一死大母遵舅姑命
水漿始入口日夜昉紡績易甘旨以承舅姑歡舅姑以

高終脫簪珥為褻大事如禮時流賊橫掠里人喙奔以
 避大母携一子伏夫墓側伺變將依夫以死偶數騎至
 將援弓繳而射之即以身翼一子大叫曰老身節婦也
 漳河之濱為吾死所急欲投溺眾愕然策馬去識者謂
 鬼神呵護節婦而祀之之體若此二子識句讀即遣就
 外傳自其後俄為貝東脩坊經史每涕泣訓二子俱充
 博士第子貝每族起二子各率其婦受計即工夕則課
 之共効拮據罔敢怠嘉靖癸巳寇令尹庶大母之節自
 于施侍郎侍御特以疏聞詔命樹坊里門以旌之人慈
 頌郡貢受命為嘉祥博士迎養就子舍每蒸嘗必豐潔
 豆登曰吾舅姑吾夫主生前未及享此自今圖報已無
 及矣嘉靖戊申壽登八十自子若孫及里中戚屬與嘉
 祥人士相觴為壽者履相錯也是年七月以病卒于家
 所刊馬氏口持節之難在委質為臣若猶世世為而况
 國中之難非若負而持節以成其孝以成其慈則必
 之難者為焉歸于為世大年而後如某者五十餘年

以孝事舅姑若子以慈訓二子若父今子孫多且賢門
 繼蒸嘗其才不匱以女門戶其慈周極信其道之有知
 微音足不朽矣鬼神擁護于漳水之濱豈偶然哉嘗謂
 節舟之味風教之翼也國家以嘉節之典樹之表儀不
 為為人婦者知以貞一自勵止為人臣者首自植于歲
 美之節則大母之成教于國者夫非所以報主恩者耶

林節婦萬氏墓表

李固本 邑令洋縣人

按狀林故金陵人初景昌從父化龍賈臨清父死葬于
 碎石塔東以生計蕭條習匠役而遷廣平前妻丁無所
 出而亡繼張生子應節亦亡節婦以其准室之故萬什
 母盧氏十五而歸景昌生二子一茂椿即林生一茂桂
 則未週歲孤也時節婦年方少撫一孤而泣曰君父善
 治生兒不應餓死若父善交際兒不應無與若父重學
 教兒不應無教我母子活一處死亦一處朝張暮李有
 死不能自是家益窘冬無綿夏無葛紡績織紉儼糠飯

襟著不可堪而節婦之志彌堅守彌定人遂詆爲真硬
貧子閱十餘載而林生始通文墨能以筆舌代表耜則
誦聖善念鞠哀以仰事母而俯育弟者皆林生事矣至
今叙其苦楚猶哽咽不忍道則當年飲冰茹蘗之狀和
熊鞠子之情豈毫楮所能表章哉按使潘公庶其狀給
扁表揚學使左公疏奏天子動官銀三十兩特建節坊
旨免二丁供事縣令歲給穀米呼嗟乎婦一荆釵裙布
婦耳非甚節烈何以得此哉因爲贊曰婦從夫臣事主
等義耳臣以託孤當大任而節不可奪乃比若子若節
婦之所遭所守倘亦所稱女中之君子非歟帝命孔彰
憲檄丕揚生嘉其行死厚其喪賢哉節婦千
載留芳是宜表而揭之以昭貞婦從夫之載

狀

九州學正鄭倡行狀

川淳然 歲貢肥鄉

別號拳槎 之琴生母宋氏舉子四長
學三 鳴公行四甫十歲乃有宗枋之議

於世入 鳴公行四甫十歲乃有宗枋之議
其意讀書攻苦隨任遊晉魯間俱有名師課督復遊
吳君三載學問日益進壬寅歲遊邑庠時公年十八皮
中食廩凡五 科試衡文者每爲鑒賞拔其文以行
于世人 鳴公行四甫十歲乃有宗枋之議
宗禎亦循資歲薦尋丁養母許以報公哀毀盡禮嚮
襄事時復值亂艱辛萬狀從權奉極于寔服闋投牘銓
曹得授河南光州司訓惟時公方疾赴任負旅交誼士
民流亡居數餘巨寇愈熾公避居固陵而烽火少息當
事者知公才委署光州公下車四月修頽城兩處九十
餘丈設各行稅金開函囚數十餘人又調署固始固始
皮二庸雖存精體消楚與節縣同士風囂諱往往有子以
非禮者公不少狗豪門悍婢貿易抗官不應行者公一

以法從之及謝事歸光僅旬餘息令之人又委代署焉
息地四面皆盜數谷直營操戈州向者不時以聞公受
事後即發去一冠示諭于各營長曉以大義陳以禍福或
請部鎮強強之驕橫亦少抑矣後聞光岸半載時當改
章公感時歲疾因乞歸抵里囊無巨金家無積粟公日
食蔬菜啖水米造丸饑寒蒿目世態厭薄俗情盡日惟
一室危坐一書自娛偶成噫嚀遂不起臨危時潔身體
正衣冠誦諱以良其切語勉勵子孫未嘗有營連兒
女謀及工承子業外又能引商刻羽吟風弄月每遇感
懷尋興往往向壁有盛唐風竹蠶吟集藏于家羔工古古
舞師上臺邑士夫時時物色之夫非士林中之
之表表者乎文下書時壽不酬德士論惜之

銀書大德史德元心銘

矢 行

康哉寶運美矣芳名胄自姬水源乎廣平昂周處第
魏為兄光存萬古美播千齡魏魏族望穆穆家風周
魏文漢代侯公事親竭孝去主盡忠汪汪儒雅赫赫
雄輝冠冕煒煌盛呂重光闡著徽猷載芳世握朝
潔擬冰霜為舟為楫如珪如璋處滿不溢若高不危言
表典誥動合禮儀溫良恭儉讓信仁慈父子睦睦兄弟
怡怡彼蒼蒼者天殲逝良材兩楹應夢二豎成
大既臨朝露長臨夜臺元門永閉鳴乎哀哉
元

運使王世鑑先塋碑銘

崔 詠 祭酒

源浚攸遂流委局際木茂而才疎固其極太原之系奕
葉西華轉徙鷺城始奠厥家猶嗟廣平風土沃衍玉筍
森然郡侯魏尹顯允禮部碩人考槃父以子貴宗伯春
官慶鍾子孫恩浹泉壤作善降祥就云其爽報施亦豐
不類鰥窮鬱獄平反刃筆奮庸甫冠筮仕力舉親志後
孝為忠以儒簡吏薦登省幕獨贊鈞衡居中補外瞻實
蜚聲寵沐勳封銘刻碑勒息嗣蕃盛蘭森玉
立東郭之阡峙文瑤鏤容爾來裔勿替其傳

明

少司馬馬積碑銘

錢溥 大學士

此碑置於千俗尚氣勢咄咄為生粵有馬氏兩
世播遷之餘不失其古公享寧謐厥生彌厚推餘
德在廷其門壽考輝光

光受宜具

濟陰自公復惟所本與文同曰榮連
三代部邑平隴勒碑著銘先告水裔

少司馬馬顯志銘

劉春 修撰

上以才顯亦惟其時於赫司馬履險而葵遭時崛起直
道不疑惟天子使令剛孔彰嘉乃懋績錫命非常既載
厥德考終桑梓納
銘幽宮萬世式祀

封禮科給事中馬昭志銘

董越 禮部侍郎

讓德形於集蓼之初生事豐於力穡之餘收義方之效
於簪紱享心養之本於桑榆持心秉德終始弗渝乘化
返真逍遙自如我
錄其幽據實以書

學正馬人慈志銘

馬快 進士邑人

母以子賢更以節顯生事死哀所生匪泰析產崇讓厚
德有終於族則睦事兄則恭三庠敷教士風振起藝範
有聲英才濟濟有淑其嗣爾後克昌將登
佳籍世德延長茲公之所以不朽也耶

工科都給事中馬子聰志銘 馬 快 御史邑人

氣鍾河嶽秀挺轡峯學遠淵源遠駿聲崇詩退漳水孝
思感道歷任諫垣夙夜匪躬條陳時務論列秉公指斥
權姦孤狸潛蹤洵為國謀竭誠慮忠操履端潔先矣清
風爰配孺人鳳助地封德光闔閭高明令終于姓振振
衍福無窮言告
瞻者鞠哉臣工

慶府長史王允武志銘 余繼登 翰林春坊

禮序王公以慶府右長史致仕歸歸二年而卒三十年
而公于大理左丞世揚以侍御馬公狀謁繼登請銘公

謹按此志而

十諱貴者目山右從

以諸生賣志而致娶於

德發別號棘亭公年而

書為文儁朗多奇氣既

數不售晚乃以明經入

通判南康地故務薄而

者賦驛金錢而為壽一入

故曠巨逾多者或至八年

行金前得御門下不敢入

勅倭奈何乃自為倭今與爾約餽餉不時罪在右司饒
餉時而爾橫如故惟爾罪三尺法其在吾知用吾法耳
率已前聞公名既得檄頗懼而戢其下公亦救下邑為
具以待竟過南康無敢縱者部瀕湖盜賊之所出沒
有游檄船若干艘歲時繕治部任其費而主者在其
守備某匿其費而責繕治於部公持不可其志其請公
於巡撫都御史都御史怒公廢格為停公序俸公及徐
條故事暨所為侵匿狀上之都御史內媿公卒喪公
行為江右第一饒萬年令其以賸削機兵月糧為費
所訟讞者受賕右令而重繩諸訟者衆兵怒遂秋無以
叛饒即或嚴時直指五臺徐公方行部至饒會卒無以
為計適公以他務至徐公喜曰王別駕來事其濟人
令公停他務而撫亂兵諸亂兵聞公來亦相戒無動王
公治我邑當無患矣前讞者謂公為地公不應而絕
首而公亦論如法衆心始安直指益壽公印以公
署

察其... 之師史竟及其成... 萬年民為歌以...
詳見浮梁余公去思碑中公治萬年凡六月以考績...
闕下民攀罷不可得則相與圖公像尸祝之公既以...
闕者益起復移公景德鎮董尚事公愈孤力行一意自...
貢額外諸造為洋巧以賂遺權貴人者槩從禁絕歲...
工費數千百器景德人德公如德父母浮梁尉某以巡...
徵至鎮而縱其徵卒有所剽取於民民不勝忿鼓謀圍...
尉將甘心焉尉恐避匿公署中公為尉慰民民乃解...
去庚申陞兩淮鹽運司副使公日講求利弊擇通商惠...
民便利國家者任其長次第舉行之都御史某以嚴...
私人得總海內鹽政大以賂聞鹽政壞亂淮南黃某鳩...
金數萬將逆諸境上公庶得其實亟置諸法淮揚鹽賦...
甲天下都御史視為外府比至無所得大恨公會公遷...
慶府右長史猶未釋恨嗾所厚善御史伺公隙無所得...
竟以老落公職致仕時年五十七耳公既歸杜門謝客

布袍蔬食無異寒士又踰年壬戌秋七月二十日以疾卒古人有言廉吏可為也而不可為夫廉者任氣多充厲不能忍人難與共理其不然者又無能引當否至耗廢官事此安可為也公歷官所至常祿外毫不以自汚非賓客不御酒肉騶從敝陋不治郡人見前導不問而知為公也豈不誠廉然無務凌人常有以自下者蔽人之過且調護之甚厚推其廉平人不忍欺故能片詞而銷其民之變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仕而俎豆於郡歿而俎豆於鄉有山然矣嗚呼若公者庶而可為者耶是宜銘銘口庶於財或短於才公才恢恢以剋以裁如御斯間應於身或以於人公則恂恂若也若范飲人以醉世競于貪貪以趨炎而公獨庶以廉見嚴故終仕而澆澆公之位不能渝公之世是生哲嗣為時廉吏以繼公志

周府左長史鄭金心銘

王際祖

開封府知

公行四青年茹苦志凌霄漢慷慨大志下惟對聖賢
初授山西平陸令本邑土瘠民貧徃多逋負公給以牛種起陂溉而毛之靖萑苻解梁上而并跡之未幾丁內艱歸服除補壽陽令孔道四輪冠蓋相望公不額外飭厨傳以媚之躬建書院以養青衿之肄業廣闢學山以給貧生之婚葬捐俸代贖以完聚榆次民之夫妻陞山東兗州府同知于曹縣督河河伯難逆民力難郵公調停如法南蒞事輒革去空月常例三百金而屬吏有庭實者一切叱之去即以陳中貴雷燭炎手橫越山東囑從者勿入境且曰河濱包希仁也已而果有周藩之役無乃譽識乎公日夜望王河間甘心自分洛陽一腔三尺時時調護知宮人鎮壓事發波及無辜王新命則力雪其冤真所謂殿上虎國主易聽如貧宗幼慈等節次

給助不遺餘力竟致宦業空虚又義陽王困於承襲以
空囊無當印務公多方勸諭極力舉行今懸緋橫玉食
其賜未艾拂袖歸來每掀髯言曰吾在官不知官視一
方切已而已在家不知家視一體切已而已修先正祠
修城門橋所費不貲而義學有田義牛無拘耕讀得所
矣銘曰公之生平有麥舟風犖犖卓卓螯螯繩繩口碑
載道王
載佳城

上林苑監右監丞贈郎中王三聘志銘

表 德 按察使曲周人

銘曰爵未及崇兮樹業惟豐壽匪必得兮有聲則洪世
德作求兮移孝為忠克恭厥凡兮樂且有融繼而而益
大兮鳳雛比翼而凌空卜吉
而寒厓兮芝香而無窮

運使馬呈書志銘

杜秉燹 池州知府 郡人

四為令尹試諸艱也二守番計負其廉也鑽鑰雲中壯
其藩也備資匿羅嘉其贊也急流勇退砥其端也詩書
奕奕子孫繁也佳
城峩峩取不刊也

陽城縣知縣賈先祖志銘

馬明謨 福建道御 史邑人

生也實奇出也未遂任直而歸屢正不媿後嗣繁衍科
名將繼申錫自天厥酬匪細我勒斯銘俾置幽宮信彼
考德永
世無窮

封太孺人潘氏志銘

王希烈 禮部左侍 郎

孝山行先補由壺始於維孺人備德全祉隰州易簣仰
子邁來純孝攸感神寔告之天界爾祿錫爾壽封爰俾

乘驄車來侍終奕世繩繩孝
思惟則焉永其傳此幽石

傳

太保兵部尚書王世揚傳

沈 淮

禮部 烏程人

萬 有社稷臣曰太子太保王公諱世揚字孝出先世家山右徙廣平四傳生臣臣生允武則公大父父也公大父食廩邑庠父終慶藩長史既公貴皆贈如公官趙人太人力娘夢宰官擁童子從大門下日以錫汝喜生公公能言英英露頭角授句讀輒了大義垂髫補博士弟子員學使者阮公鸚奇其才年十九喪父益哀苦厲志丙子領鄉書明年成進士官行人三衛命名藩藩一謝節篋遺選湖廣道御史尋之命按視茶馬值歲三監指賑除蠲贖銀共二千金復請茶課二工五分

是濟艘踐更不

不足十五

右陳

嘉四部

不費而民

公曰

州河此者無而人他於河有恒寶寶沈淵不可問公

行視以縷開積培厚假且其若警於他者且為華例

戲豁虎賦沿河流民自古而河終公不蝕或言道沁入

漸可殺河勢公曰是益溢也而不虞梗乎吾聞沁善淤

聞獨當沁則衛病而漕且便潞若衛下獨得不念乎仍

道晉人河便而舉連兩歲災公微洎潞毫徐粟移賑之

還制卷京畿道轉遷大理寺右丞歷左轉少卿奉特遣

仍其御史聞視延緩公所行皆數十百年桑土計最後

條小事天子嘉倚不書下所司覆列若司馬法彛晉左

少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上西郵晏然亭障

無聲縮省金緡無志鉅萬萬考功上公屢伐加右副都

御史尋內召協理院事錄

了人太學錫白金四十

傳

文獻卷之五

兩文綺二有副書少集所編者金縉功賜白金五十兩
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白登
甌脫烽銷燧息蓋公先後方署至是始完而三晉屹如
長城無慮陵京矣寺以正一品補錄蔭子入太學召
入為少司馬賜白金四十兩文綺一有副書都察院右
都御史仍兼少司馬協理天子六師奏條議上嘉納下
所司覆列若司馬法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一有副書兵
部尚書錫如前公念趙太夫人春秋高乞省蠲上方倚
重勿允又固請上優旨中使勞問羊酒竟不命又三歲
竟奉太夫人諱以歸汝泣拜孺子既免喪赴葬者二跪
薦者屢俄而闕視者上公宣大功特晉太夫人太保賜白
金四十兩文綺二有副書一十世孫金古蓋字內駟馬
望復起為不覆罔錄而公竟不可作矣上聞訃震悼輟
朝下所司上公于先漢茂家宰致祭宗伯致祭司馬致
世司致祭上又命申書舍人沈瑄護喪事公忠誠體
不避害不邀功臨大事落落不率時而動中機會不

有無
已矣
謂大臣以道事君公可無媿而國家紀法優禮之
有無
已矣

文學申步月仙

顧如華 邑令漢人

君諱步月號海舉別字秋搏邑茂才也丁式南食饒邑
庫工制舉業兼通律之學已譽籍其曹伍子心度其
家學必異初不知其先人有篤行君子以豪邁見重當
時如杯搏君者一日予以公事停車南浦郵為君之里
式而集其友來請坐少選從容為予言屬以傳予覽其
狀悉其行而不覺肅然為之動容也君之先世徙自上
黨六葉而及君其先嘗薄儒術不治君又在襁褓即見
皆於其父而依兄鳳池字育以成人既長獨能奮發攻
帖括為弟子其所與遊多王公大人歸而嘯傲一丘釀
酒自娛不屑屑於生產以氣概其心有質絲晉客經過

其邨遺囊金半百於道若拾而追三舍以與之其人始
悟而伏地泣謝重然詰慎取子慷慨任俠故里中人有
緩急輒依賴之常于暮夜醉歸臥道傍有莽男子過之
以爲可乘射而擄取其周身物也近察其爲君友以塊
枕君首安正其衣履而後去晚年家用漸羨君益大敦
意於畝竿君之貴交如其邑先達睦州太守王公虛受
鄰邑南民部郎賀公十墟皆高君誼與爲把臂使其子
弟就業焉以故表君墓者卽向委贊受句讀於君民部
公之子孝廉賀君懷菴也其太守公子出其門者卽今
王生乃繹爲邑庠名諸生與君仲子式南比肩噪名一
時者也君雖落拓無所顯遇跡其行事當必有美報於
後人者君孫厚今又以童子試新賦子矜矣無逸生日
薦城爲古晉故墟人物風概時有存者今予以申君
志行揆之於古其情登涉似與立夫贊行感衆似王
彦方樂施救人似魯朱家玩心黍稷似陶柴桑而還余
貴客則又遠過焉人之饋同舍世人雖顯過可托以不
不以彼芴此

赫君恒少君故

嚴州府知府王受人傳

賀應旌

丹陽令肥鄉人

王公受人字虛受太保大司馬懷棘公家孫美丰儀
能文章幹事英敏累戰轉聞不售以蔭授南京後軍
督用都事歷轉戶部員外郎權稅揚州鈔關關有灣頭
開巡檢當孔道爲利藪職斯任者輒以脂膏共潤匪弗
吐公至毅然手勒藪議達部具題革去少司農于公仕
庶出公議以示察佐司工員外少年乃能作此非常舉
動殊可敬也關例以船料報課公計日足額外悉蠲施
不吝或資寒士爲火或發署宅興造兩庠博士及弟子
員均沾其潤瀕行祖帳杯酒達江干數百里不絕已而
晉卽中陞浙江嚴州府知府值歲稔流莩載道公設法
煮賑全活無算有富民家累數萬死無後族屬繁衍辟
起爭訟歷前數任不能平允公索譜牒稽世次責云此

應某派承繼何以詞中無一名愈曰其兄弟不能存活
巧食湖州十年音信不聞存亡未可保也公收時停審
密遣幹胥物色於湖者數月卒得兩漁人縷衣拽舟岸
上詢家世皆合邀之歸乃徵取留室莞鑰簿籍呼兩人
前立授之曰此皆若產矣向爭者相視錯愕禁不能發
一語一即以爲神未及期輿誦大作民德之私醜全爲
公剗生祠於城外公聞亟招而力寢其事民不從曰公
已醜惡能散公曰爲嚴贊太守者多矣如某公某公皆
久有祠於嚴今蕪穢不治行道嗟何不以此金亟撤
而新之不猶愈於尸祝我乎民喜曰諾於是郤內外生
祠一時煥然改觀嚴人于公離任後立去思碑於堂側
至今猶傳爲美譚云公念母太夫人春秋高又恒以老
氏知止知足足語爲戒決意以終養請屢請不允不得已
嚴公事謁撫軍置篆公堂飄然引道僕被之外無長物
一視之不減趙清獻之去蜀也充太守唐公際臨僑寓
之

文獻卷之五

文獻卷之五

其歸計焉且謂公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
山公真其人哉既里誓竿牘不入公門而邑有利害興
革大事則不避嫌怨不惜貲困以爲士民偶至撤屋毀
垣不顧也邑侯李公固本以艱去通庫帑千緡窘莫措
倉皇幾緡不測公聞之轉貸代李完報予券不受李固
伏階下泣謝曰不孝之罪通於天累公負何以償公曰
撥急人所時有我豈望報乎迄今其子代李償負竟至
敗產弟海豐公無嗣有遺產在歸陶縣價值千金公不
念和其所有具呈伊縣改名學田以贍館士而館士之
貧無依者今尚口公作人之德不衰若夫施解掩骼濟
貧救荒諸細事行道之人能言之茲不復志志其重且
大者如此萍水老人曰余少隨先司徒宦金陵親見公
以臨池聲噪海內擬案揮毫旁若無人門外挾箋素乞
請者踵相接也同時張相國瑞圃亦以能書名公尤
規心畫篤嘗之識者謂兩人筆法雖異其後張爲魏
閣書屏重爲明懷帝吐棄果齋山人性世不傳而公獨

文獻卷之五

四十

庶于取名勇于立志偶爾興至淋漓片紙隻字輒成至
寶嗚呼顏真卿文信國豈獨以翰墨鄭重史冊也哉

論曰昔尼父志延陵季子之墓而後世且銘焉凡以
示不忘也茲邑志表銘狀可考鏡者游光祿而不
可勝紀亦云盛矣嗚呼生而播之旂常死而勒諸瑣
珉昭往勸來所賴於鴻碩之筆者豈淺鮮哉君子曰
憂擊若出金石而幽明用為不朽此之謂也

續

慶府王長史讚

陳

鑒

與先生天為其福滿滿粹質考祥視我外夷內
聖河美列登陳方儀崇知止亦有行公覽其元雅考
尊亦有義方在雖其武荀氏避龍買宗識虎患文社史
早登卿輔才全德備人今心在相彼哲人雅道彬彬位
不逆君祥不速親戚彼多取贈之後人德耀弗渝敬勸
玳

又去思碑讚

前人

是碑也視於萬年之矣而復載之於平于邑乘者何志
庶也也風世道也昔世直無史博武仲楊子雲法
言信其必傳矧棘亭公才高風高節足以興起來世者
元出前人萬萬哉君子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紫荆若
增而高奉州若增而深
家余意得而斯夫言

馬運使讚

前人

往嘉隆之間余艷慕平下之有馬君頃者秉筆邑東稽
諸人言若益孝於而親友於而且所至功德轉乾轉坤
忠義溫溫錯節盤根三章金幣六錫龍軒急流勇退涉
水衙門倚與馬君賦歸來兮猶被龍恩以德則重以名
則尊人望攸
歸與論斯存

王大司馬讚

張銘 邑令奉天

盤根巨幹秀葉榮柯慙助偉伐終古不磨特歎先生歟
歷績多往稷元老不泯魏科湖海前驅立宗莫過桂蘭
秀萬披拂崇阿奕葉未艾義取先河曠職緝御舊
里鳴珂水之悠悠山之水我我子生也瞻景行與歌

貞節馮氏歌

劉聖之 給事中

數載離齋羞曉鏡相舟自誓清操行冰霜志節特孤高
羸得憲臺疏上請偶道使君捧傲來節坊樹起甚崔嵬
恩光燦爛冲牛斗一旦正聲遍九垓秋菊經霜枝不老
春萱過雨精神好兒孫不與滿籟金耕讀傳家世世賢
膝下承歡二子賢慙慙芸館玩青編
鯁鵬奮羽冲霄起再沐天恩勝戲斑

詩

輓元李狀元

馬 律 員外郎邑人

群兇擾擾據高郵郡主從容死難秋雄辨排姦詞不屈
招降為國恨難酌大科聲價三魁並方簡名標百世留
鐵膝無虧傷往事
社湖風慘不勝愁

又

高郵城外一軍譁湖上孤忠誓莫邪
逐鹿尚聞真主在橫鼻何事亂交加
平生鐵膝應難屈此日金城那問家
一弔荒祠千載恨西風作陣舞飛花

馬在田 邑人知縣

詠清白堂

葉子白

襟懷瑩徹玉壺水遠接秋蟾一片明
深湛沅湘涵太極高輝南北照昇平
靈光不昧生虛室聽察偏能任濯纓
二字自聞楊震後又從薇省見芳名

憂水旱

馬子聰 工科都給事中邑人

農家八口八口盡依田東作雖山力西成却自天
奈二數載旱澇叠相連終歲空塗兀食貧未息肩
鷄鳴

人索債大吠史徵錢鬻屋身無所歸牛業蕩然家無
斗粟官督百千鞭野菜充飼下新綠收眼前堯羹渾
是夢姜被亦無緣老稚填幽壑夫妻火斷弦
凄風花落雨衰柳夜啼鶻幸氣傷和氣經年盡
歎年廟堂調燮者誰

寄謝

輓賈先祖

李維楨

翰林湖廣京山人

日暮悲風起白楊少年俠骨問誰強
翩翩雙鳥歸何處化作是飛到尚方
柴車羸馬渡漳河入夜啼烏萬樹多
莫問南山橋在否教人無奈北風何

贈知州陰鶴

張邦佑 秦州人

快觀星標迥絕塵花封來救逾三春
德光感異生祥穀政化昭明騰要津
丹闕甄賢履聖主朱旛出守重臣隣

勤勞父老青衫輩
遮道留人魂夢驚

馮馬蕭蕭走郭頭
帝京瞻望幾清秋
承平漫載三千
牘播大先虛十萬謀
回首長憐看鏡老
捫心不為臥輜
留眼前赤子人人熟

指頰難禁涕泗流

紅萼碧梧幾度叢
秋來夏去七年中
知交謬獎文儒吏
我獨艱危里社功
官謗差輕顏面好
人情有種別愁同
不堪支拙橫身累
請問蝦蟇未盡公

地不負人人負地
停車自付首還搔
上官僚友頻遷易
甚祀饑賓不計遵
可恃微官磨折久
能欺百衆視聽撓
出來向裡迷難破
下馬虛襟問爾曹

是憶庚寅來此土
魂銷百孔衆瘡時
無端濕帟催真塞
三照房星力整持
審廉艱虞程若定
旱蝗饑饉復何期

今朝思痛心滿切

喉裡自吟若婦詩

屈若何事載途遠
且觀使君糞半華
官苦皆因居道立
民窮不盡怪風譁
子孫只羨漆雙樹
書画無多只兩車
聊尋一行未便廢
政非猛虎賦非蛇

民社勤言牧宰親
有司忝竊已多春
文章應避雕龍侶
歲月長沾走馬塵
豈爲赴徵纔許
國翻由餞送自傷
神前行欲向都門笑
愁問東方索水人

世情險薄艱難際
廉耻淪虧補救時
貸廣翻添僮僕慮
裴成愈釋老妻疑
承助夢穩寧嗟晚
縛軟泥深嘆解遲
不教茶腸詰蕙口
胡感到底有人知

平于八景

高爽

雄關高聳 帝畿西千里騰輝望欲迷為問鷺城毓秀

處一峯橫翠與雲齊 紫荆毓秀

拳壯由來不記年一泓亦自可朝天源頭是處方為水

萬頃烟波自有泉 拳壯朝宗

樺枯濛濛小就功輾輻幾許與山崇玉峯頭上人如月

不道沙堤一樣同 輾輻明沙

漫言虎踞與龍蟠逸選金堤此際看勤苦當年修築方

何緣保障不云官 逸選金堤

一漳霧雨鎖寒州短笛橫吹扣渡舷人去臺空何處是

西陵衰草白年年 漳江烟雨

低徊無那送客愁欲洗勞心賦遠遊入耳秋聲非是雁

鷺城何日不聞秋 鷺浦秋聲

笑兀樓臺插碧霄佛天無地不岩堯登高四望遙聞傷

疑向寒江夜聽潮 千佛凌空

落影今已入歸空畢竟須思未有同若使有無同一視

近增二景補二絕句

夏顯煜

當年功與白藕齊堪並西湖兩築堤借蔭周迴垂柳下

春風夏雨通併黎 顧堤烟柳

長虹遠駕郭東南轆嶺風微送晚嵐多少行人登眺處

只今猶誦海棠詩 棠橋夕照

雪中登千佛閣和賀懷菴

寶閣嶙峋倚雉開塗丹粟漆壯崔嵬祗今大雪連蜺後

更覺層梯擁鏡迴萬里雲橫金碧洞百年人到水晶臺

公餘登眺眸全放

收得西山爽氣來

署中書屋告成于隆九王乃繹以詞見贈依韵和

答

天

鷓鴣城清晝正鶴影踟躕天風輕透烟障紫荆波生潭滸
牧遠樵歌頻奏列缺飛鞭羈曲蒼狗携霧出岫簾捲處
喜一綠容膝鳴琴時候還究怕難犬吠月鳴宵四野
柝聲驟高壁添清鄉田守望百里執連迤逗芻牧繁懷
朝夕唯恐吏肥民瘦仰屋際期上報

喜遠鷺

論曰古者太史采風陳詩則詩歌讚誦其旨深遠茲
所叙錄或景仰前修或快抒胸臆皆有裨於政教而
足以感發乎人心者正無取於連篇累牘嘲風弄月
為也

賦卷之五終



